

学人随笔丛书

思想者不老



刘志琴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思想者不老

刘志琴 著

学人随笔丛书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者不老/刘志琴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1.8

(学人随笔丛书)

ISBN 7-80504-814-2

I. 思... II. 刘...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668 号

学人随笔丛书

思想者不老

刘志琴/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天津市美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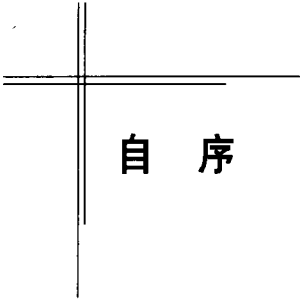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61000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504-814-2

I·173 定价:18.00 元



自序

这是我近年来的随笔、散文、读书笔记和文化短评的汇集,大部分与历史有关,用这种方式与读者交流,是因为史学本应该是门鲜活的学问。人人都从昨天走到今天,又从今天走向明天,是时间的来去构成了历史,所以历史虽然是过去的事情,但也在行走,行走在你我他之中,只要你留意,就会发现它就在身边存在。

我有这点感悟,为时并不太久,那是绕了一个圈子才找到的原点。

还在学生时代,一首“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的诗句,曾引起我无限的遐想,多少盛极一时的王朝,赫赫声威,都在川流不息的岁月中消融,只留下残陵断阙,渔樵闲话,任后人数点

评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千古兴亡俱成既往，唯有清风明月如故，难道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历史！在我选择了史学专业以后，这一答案是毋容争议的。从古人的资治通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阶级斗争为纲，阐述王朝的兴亡盛衰就成为史学研究的方向，强烈的资政色彩，使得作者只关注那些大事变、大人物，读者也局限在当政者和少数同行，这样的史书似乎与民众无缘。

这个感觉在非历史专业的读者中更为强烈，最近网上有人连续对历史意义的主体进行拷问，提出：“我们不是治国者，需要时时以史为镜，也不是治学者，需要常常以古思今。”“怎样突出历史中真正吸引我们视线的那些东西，并且用一种适合现代人阅读方式的本文展示给大家？”这个问题提得尖锐而中肯，因为这是对传统史学的挑战。

可以说，这一挑战蓄积已久，今年初《北京晚报》(2001. 2. 27) 一则报道，就足以使史学工作者反思，那是一项在青少年中有关中华文明历史知识试卷的调查，被试者的平均得分仅有 27.69，及格的只占 1.5%，这反映了青少年历史知识的严重匮乏。令人震动的是，不是这些人不想学，被试者表示对历史有兴趣的占七成以上，认为历史重要的竟在九成以上，问题出在哪里？结论说，这是“应试教育把‘活’的历史教‘死’了。”在我看，这只能说对了一半，请看当今的史学教材和历史读物，那种干瘪的内容，晦涩的文字，枯燥的说教，又怎能引动读者的兴趣？

其实，现代生活早已对这种状态作出回应。一方面是史学研究成果的读者群在流失，史学著述出版难、销售难，

危机的呼声不绝于耳,至今仍未走出这一阴影;一方面是历史剧一出场就叫座,历史小说发行火爆。这相互背反的现象说明,不是人们对史学读物无情,而是史学著述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

也许史学研究是枯燥的,但是枯燥并不是学术成果的必然属性,尤其是历史,这是民众实实在在的生活行程,民族的共同记忆。史学也是人学,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智慧的综合体,芸芸众生的历史人物,各有各的个性和传奇性的经历,林林总总的社会生活,千姿百态,事态的发展又具有多样性和情节性,它完全可以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写出有声有色的雄文华章。

能不能让历史“活”起来?有没有文采是个问题,但这不是吸引读者的唯一办法。史学研究主题的转换,对激发读者的兴趣更有迫切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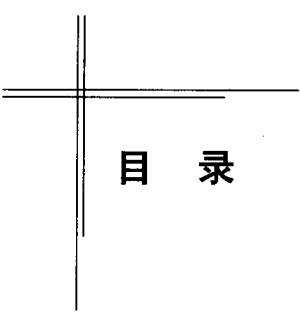
这一问题,早在 20 世纪初的新史学运动中就已有呼吁,梁启超在抨击旧史学为帝王服务的同时,提倡史学工作者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李大钊认为:“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他们都把人生的变迁和国民生活的历史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以人本主义的历史学作为治学和著述的理想。然而百年来,并没有走出为政治服务的窠臼,史学读物仍然以凝重的主题,教科书式的文本使读者望而生畏。所以上述的调查和提问,也是对这多年来史学研究远离民众生活的回应。

让史学贴近民众,贴近生活,不是趋时媚俗,而是中华文化固有之义,这是最有潜力而又没有充分开拓的资源,这

点我在有关文章中已作了叙述。

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不能跨越的鸿沟，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是我的兴趣所在，无论是独坐书斋还是奔走在闹市，是在山水之间倘佯，还是与朋友欢谈笑语，那使我动之于情，得之于心的点点滴滴，信手而来，留在笔端，因为这也是我生命的历史。

抒写生活和生命的历史是我的信念，也是这本集子的本义。



目 录

一、求索智慧

思想者不老·····	3
黄仁宇现象·····	7
历史出智慧·····	13
给你一个制高点·····	24
请问成中英教授·····	28
梁晓声的难题·····	32
第六伦与二十一世纪·····	37
斯年难忘·····	40
三千年等一回·····	45
“有容乃大”方为龙·····	54
公众人物与思想家·····	64
思想史当以求解为本·····	70

圆明园的星火·····	75
汉字与信息储存·····	80

二、山水之恋

心醉网师园·····	87
赤壁苍茫·····	90
好山好水好自在·····	93
人情依旧·····	96
我心中的蔷薇·····	99
朝拜大森林·····	102
高楼胜景独一处·····	106
愧对三峡·····	110
旅游与世风·····	113
探险,不是国力是民气·····	116
游戏又何妨·····	119
女性与探险·····	122

三、史事沧桑

缘何“小姐”多沧桑·····	129
不能忘却的另类女性·····	133
百年前中国的情人旅馆·····	136
中国最早的女性职业大军——女堂倌·····	141
牵住姻缘·····	146
女性,重新认识你自己·····	150
请平民当主角·····	155
青春偶像的变迁·····	158

红彤彤大上海帷幕下的受难人·····	163
一代“猴王”婚恋的社会风波·····	174
末世英雄的悲歌·····	182

四、走进生活深处

发现生活·····	207
-----------	-----

·穿衣着装话源流·

出世不凡的“服装”·····	216
衣冠管制·····	221
农民起义与易服旋风·····	224
小小辫子演春秋·····	228
官服的悲欢·····	232
洋装领先新潮流·····	236
中山装与旗袍——西体中用的杰作·····	242
服装意识形态化的终结·····	246

·美食与社会的变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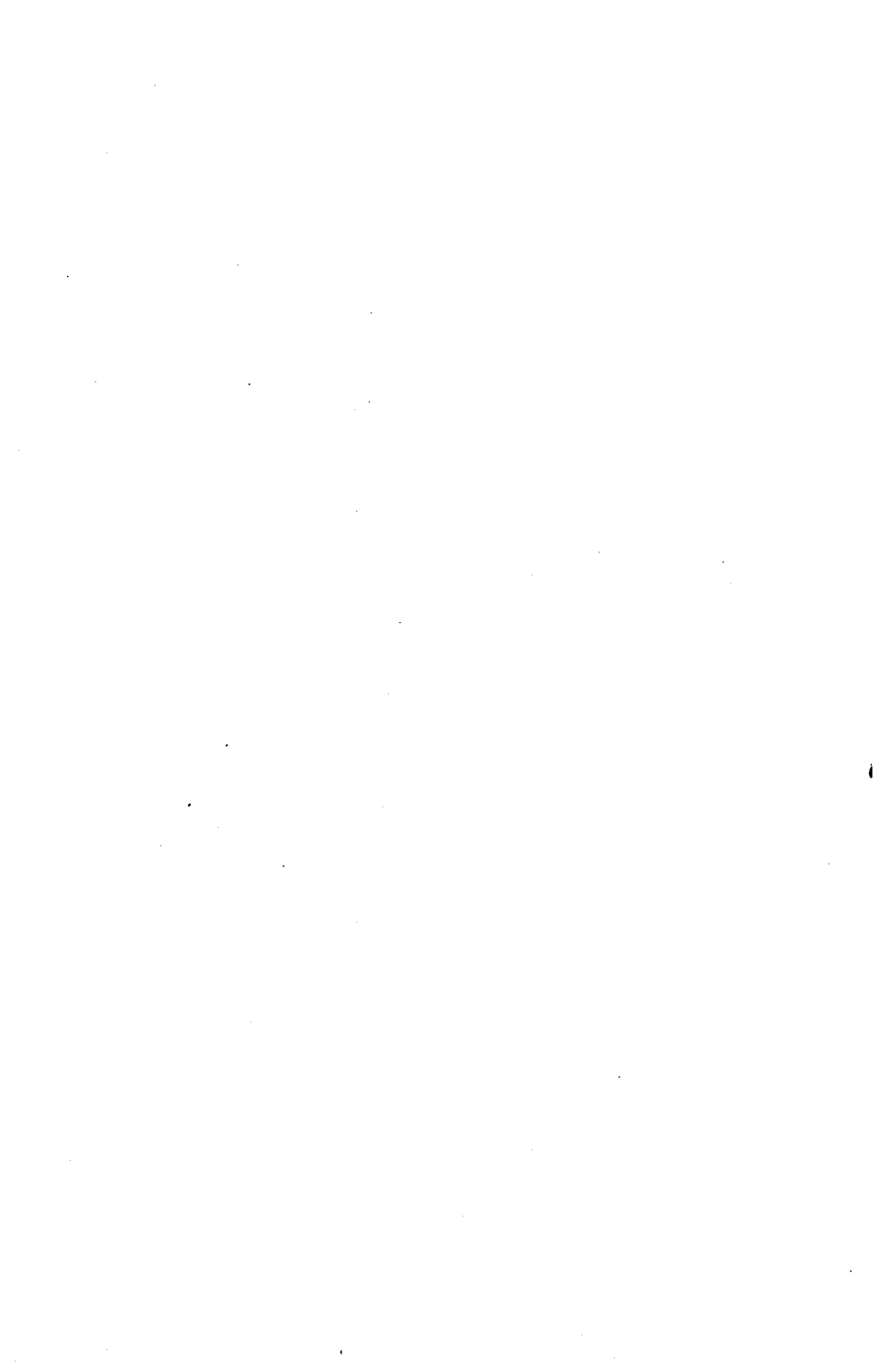
烹调术与治国理政·····	249
灶台上的圣贤崇拜·····	253
饮食与人际关系·····	258
菜名与口彩·····	262
食胆包天·····	266
文人自古爱烹调·····	270
以吃联谊与文人结社·····	273

美食与快乐人生	276
失范的吃喝风	283
饮食理论的伦理化	288
消除饮食异化现象	292

·时尚观潮·

变味的平安夜	296
大俗大雅话摇滚	299
摇滚与秦腔	305
演有止境	309
多一点理性和理解	312
四说商家与时尚	315
钟表与时间	323
祖孙倒置与人口素质	327
中华文化与生活同在	332

一、求索智慧



思想者不老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刘大年先生化作云烟,我没有去送行,为的是不忍心看到一个神采奕奕的老学者,永远闭上了双目。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深到不经意会在耳畔响起他的湖南音。这不是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就慕名读了他的著作,也不是因为进入研究所后,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而是 199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日本学者井上清先生授予名誉博士的会上,留下的深刻印象。

社科院给外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授衔,这还是第一次,会场不大但很隆重,主持人的讲话是念发言稿,不疾不徐,稳稳当当,听来大都是耳熟的套话。是涉外的会议弄得这样拘谨? 还是作为一方主管的讲话离不开事先拟好的讲稿? 这本该是启人心智的会议,一开场却那么平庸。正在我默默思忖之际,突然听到一个充满激情的声音,那是刘大年的

发言。他是井上清的老朋友，半个世纪的学术交往和切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大约是老朋友的业绩，拨动了他的心弦，讲话一如山泉出谷，滔滔奔流，娓娓动人地叙说这一代日本学者的成就和风范，话语的流畅，思路的清晰，论理的严密，像是一挥而就的雄文华章，可圈可点。他以八十岁的高龄，作出这样虎虎有生气的即席演说，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他没有老！这也使我油然想起六十年代的他，曾经以一篇《论康熙》在史学界引起震动，不论对其观点是赞成的还是不赞成的，都不否认在那万马齐喑、八股成风的年代，一篇文章激起对历史人物品评的新风，那时他还年轻。岁月如驰，黑发人已成了白发人，是什么原因使垂垂老人葆有这样的青春风采？听说他在临终前夕，卧倒在病床上仍然笔耕不辍，医生不得不给他用药，使他活跃的思绪停滞下来，不这样就不能使他得到休息。临近弥留竟然用人工麻木停止思维活动，是医学战胜了生命，还是生命使医学无奈？

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开动思考就如开动机器一样，运动起来的惯性不可逆转，生命不止，思索不已，连痴呆症的患者也不例外。已故考古学界的老前辈徐旭生先生是我的邻居，在他九十多岁的时候，连冷了穿衣服，热了脱衣服，都要人招呼，你不叫他吃饭，他也许再也不会想到肚子饿，可他每天不言不语地端坐在书案旁，两眼直瞪瞪地瞅住书不放，有时还能往下翻页。我好奇地问他的家人，他还能看得进书吗？回答是看不进了。但他每天都要在书城中危坐，像是老僧入定，不这样，就会烦躁不安。在他痴呆得失去自我意识的时候，书，仍然使他牵肠挂肚，有了书似乎就有了

他的天堂，难道在行将就木的身躯中，还有一息思想的细胞潜藏在无意识中盈盈欲动？

真正促使我想为老学者们写文章的，是 86 岁高龄的孙思白教授。他已退休多年了，一天他颤巍巍地扶着拐杖来到所里，一见到我就说：“你怎么不把文章送给我看呀，我喜欢看你的文章。”听他这么一说，我就随手把刚刚发表在 1999 年第 1 期《史学理论》上的一篇《青史有待垦天荒》递给了他，这件事也未在意。谁知过了一周，突然接到他的一个电话，说是找到人事处才知道我的电话变了，否则早就要与我通话了。他在赞许了这篇文章后，话峰一转，连连谴责自己：“我这十年白活了！”我心里一惊，这是怎么了。他说这十年疾病缠身，身上疼痛，手发颤，没有写东西。原来他说的“白活”就是指没有再出科研成果。我连忙问他今年高寿，他说，85 岁了。啊！这年纪早该颐养天年了，可是他却因为从 75 岁以后，不能继续著书立说而于心不安。这样一位视科研工作如生命的老人，胸中要涌动多少蓬勃的思想活力，才能发出这样的感慨！

但有科研不言老，是许多老一辈学者的心态；也正是对科研工作的不息追求，成就了他们学术事业的高峰。季羨林老先生自述，在他的论著中有 2/3 是在进入老年后写成的，他那优美、清新的散文，在年轻人中拥有大量的读者。一个老人的作品，博得老少共赏，是因为融进了生活乐趣和知识芬芳，吸引了年轻人的心。人们都知道杨向奎老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可他还写过一篇物理学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院权威杂志《中国科学》上，引起自然科学界的兴趣。史学界同行评论他在七十多岁出版的专著《宗

《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是他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这一传世之作是他长年在白天也要开灯的黑书房中完成的，为此，我曾为他的住房条件鸣过不平。他在给我的信中自述这是特意的安排，不无风趣地说：“且谈‘玄学’，‘玄’的本意是暗淡，也是安静，‘安静’不仅来自无声，也来自无光，无声而暗淡，才能安静，我最讨厌杂音之污染，所以造就一个‘玄静的环境’。”又说：“在安静的环境中思考，是人生最乐处。如果我读书有所得，都是在‘玄’的环境中思考出来的。秋冬之际，在暗淡的灯光下，我大半时间在思考，思考人生，思考宇宙，思考人类的将来。”诚如其言，人生、宇宙和人类的未来，是他毕生思考和探索的课题。看到先生以渊博的学术，出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游刃有余，成就卓著，每天还坚持游泳不断，鹤发童颜，生气勃勃，这哪像耄耋之年的老人！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与自然科学人才成长的特点并不一样，学业的精进要靠长年的积累，往往是年龄愈大，积累愈丰厚，学术研究愈趋向成熟。

积累和思考使得老一代的学者永远燃烧学业的青春。

因为，思想者不老！